你們非結婚不可了吧

文：老海 畫：李敦裕

有一雙矮小的男女進來，蔣琳與他們招呼，他們看到客滿下樓了。蔣琳對小張說：

「女的是我同學，她與男的三個月前結婚。」

「蔣小姐準備幾時結婚？」小張笑問。

「不曾考慮到這問題，早呢！」

「你與你的同學差不多年紀。」

「張先生似乎比我大幾年吧？你也不曾結婚吧？」

「我們一同結婚如何？」小張笑着。

「不要開玩笑了。」

在「起士林」，他們就了七十分鐘，小張送蔣琳回去。

三天以後，他們在「傑美斯」進午膳後，他送她先回去，自己要往銀行，是爲機構的事。蔣琳即跨開大步，小張興她分道，也跨開大步後來進銀行了。

此夕，張家姐弟同膳時，堂弟問堂姐幾時辦大事，她笑道：

「大衞已經告訴你了，你以爲怎樣？」

「我覺得很好。」堂弟說：「等他們從莫干回來向他們提吧！」

「他們不會反對。」堂姐微笑：

「也不容他們反對。」

「你們要組小家庭？」

「是的，我想住到法租界去。」

「舊法租界？」

「是的，此刻已無租界了。」

「你不考慮讓大衞住到家裡嗎？家裡大呢！」

「對他名譽不好，豈不像招女婿？你將來結婚，倒可以與太太同在這裡住。」

「你們非結婚不可了吧？」

堂姐臉上有些紅，堂弟想到她是有孕了。堂姐又開口問道：

「大衞在星期一陪我到莫干山，住兩三夜，我們要向兩老提到婚事。」

「你們要提早結婚？」

「在兩個月內。」（五〇）

四九：勝利者的虛禁感

「你想看這片子嗎？」關樹峰問。

「我是想看的。」玉明說。

「那就走吧，票子好難買呢，浪費了它實在可惜！」關樹峰說罷開始舉步了。

「那麼，我把買票的錢還你吧。」玉明說。

「傻啦，我不會收你錢的。」關樹峰笑了。「相反的，我還得多謝你賞臉陪我呢！」

在公司裡，玉明是王老五們爭承的對象，但她似乎一個也看不上眼。關樹峰雖然沒有加入戰團，但他對玉明也有好感。別人爭得頭崩額裂，始終不能一親香澤，現在，自己不費吹灰之力，却能請到她一起走進電影院去，一種勝利者的虛榮感使關樹峰不禁飄飄然了一陣。

「現在時間不夠了，不能請你吃晚飯，咱們先買點漢堡包和汽水充飢好嗎？」關樹峰邊走邊問。

「好，我喜歡吃漢堡包。」玉明點頭。

到了戲院附近，關樹峰就買了一大包食物，然後和玉明匆匆進場。

在戲院裡，他們一邊吃東西，一邊看戲，一下子熟絡了，完全沒有像在公司裡的拘謹。

這影片拍得好，他們的心情更好。在戲院中，他們度過了愉快的九十分鐘。

「如果不來看這片子，眞的是一個損失呢！」走出戲院時，玉明說。

「証明我沒有介紹錯啦！」關樹峰得意地說。

迷霧 陳浩泉

五〇：師爺無計還走後門

樂氏公証律師行，原是柳文美做「錢太太」時的舊相識，這位蘇師爺曾爲她辦理過台北產業遷香港的事務，香港買大住宅，都是他代辦約定的酒樓，高玉梅已在雅座廳內一張茶桌等候。「姐姐，怎麼樣了？你氣色不好，可小心點，你看，一身大汗！」——「不要緊，這裡近，無法坐車……，有冷氣，一會兒就好。」

她飲了口茶，吁着氣道：「玉梅，你我都難！即算大奎沒老婆，也同大壽五哥一樣難！我這才明白了！你我都是原在台灣住的，你去美，我來港，這是尋常的事……。」

高玉叫了點心，忙說：「先吃一點，你今早是空肚子出門的！」兩人且吃且談，玉梅反而鎮定，笑道：「這是意料中事，除非他們先有香港身份証。哼，澳門的也行。」

文美忽然問她：「童芷苓大老板的美國綠卡是怎麼辦的？」玉梅立刻回答：「她女兒小苓早就夫家住美國了，又生了個女孩——七八歲了。親生母當然先辦綠卡！住滿了期作正式公民！不能同她比。天壽和大壽……，不同！」

「總不能看着王天壽回北京？」柳文美反問道：「你有何高見呢？」——「我想到他們唯一的一條路是在曼谷由大頭鬼出來向他們政府的要人……設法，只此一招！」

有限期必須回中國——大陸中國的！走後門，還須第一道後門在內地……，不可能了！」

文美軟了兩脚，出了那大廈，趕到上環約定的酒樓，高玉梅已在雅座廳內一張茶桌等候。「姐姐，怎麼樣了？你氣色不好，可小心點，你看，一身大汗！」——「不要緊，這裡近，無法坐車……，有冷氣，一會兒就好。」

她飲了口茶，吁着氣道：「玉梅，你我都難！即算大奎沒老婆，也同大壽五哥一樣難！我這才明白了！你我都是原在台灣住的，你去美，我來港，這是尋常的事……。」

高玉叫了點心，忙說：「先吃一點，你今早是空肚子出門的！」兩人且吃且談，玉梅反而鎮定，笑道：「這是意料中事，除非他們先有香港身份証。哼，澳門的也行。」

文美忽然問她：「童芷苓大老板的美國綠卡是怎麼辦的？」玉梅立刻回答：「她女兒小苓早就夫家住美國了，又生了個女孩——七八歲了。親生母當然先辦綠卡！住滿了期作正式公民！不能同她比。天壽和大壽……，不同！」

「總不能看着王天壽回北京？」柳文美反問道：「你有何高見呢？」——「我想到他們唯一的一條路是在曼谷由大頭鬼出來向他們政府的要人……設法，只此一招！」

風語蜂語

難免担心

警隊人手不足，巡邏警員只得幾成。希望安全感不是如此。

富庶象徵

都市垃圾每日一萬二千五百噸。也是富庶社會的象徵。

補償支出

今年垃圾虫罰款比去年大增。也可補償龐大支出。

開心

五〇：舒服好多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，好喇，咁我入冲涼房同你傾一陣喇！」

林華曰：「我聽到你門門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興浸浴，不興淋浴喫！」

林華曰：「海倫，我亦喜歡浸浴者也，其實又不會浪費幾多水，舒服好多者也，我哋嘗好一致，眞好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有乜同我講唔？」

林華曰：「以前我冲涼，聽音樂，有時亦會同朋友傾下電話，有咁悶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你淨係講這些嘢乎？」

林華曰：「不然，有好多嘢要講者也，海倫，我好想念你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是咁好想見下我呢？有一個辦法，你一定可以見到我。」

林華曰：「然乎？我知，日日去接你，送你返工，然否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多教由舅父車埋我返工者也。」

林華曰：「咁我點至可以成日見你呢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好簡單，靠想像嘛。」

林華曰：「你咁講即是拒絕見我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眼見同心見，其實冇乜分別。」

林華曰：「點同呀！心見得個影，冇實質，冇薰之至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唔通我會變了樣乎？」

林華曰：「總之不同喇，眼見可以聞到你身上之香味，又可以捉住你隻手仔。海倫，講眞嘢句，你眞係我見過之女人中最靚的一個，我諗冇人可以靚得過你。」

一九八：買來一包點心

過幾天，早上，石湖正在藥材店替病人把脈診病。他和陳品叔有協定，上午七時至中午十二點半，由他負責替病人診病。下午，由一點半鐘開始，則由陳品叔坐鎮。此時，病人較少。

大約八點多鐘，銀妹捏着一個點心紙袋走進藥材店，笑眯眯問剛好替病人開好藥方的石湖：

「還沒吃早點吧？」

石湖搖搖頭：「還沒有。」

銀妹把手上的紙袋遞到他面前，說：

「給你。」

「你——」石湖打量她的紙包。

「早起，我去向余老昌借船，順便去茶樓買大包、燒賣。」

「你借船？」

「借好機動艇，下午，我送你去綠毛島。」銀妹得意洋洋地說。

「石河告訴你——我想去綠毛島？」

銀妹天眞地點點頭，並鞠個躬：「樂意爲島上的好醫師服務！那裡有好多草藥。」

心底漾起一縷感激滲雜喜悅的微波，他笑望她：

「你不替余老昌搬遷新廠做事？」

「廠已搬好，我已完成任務。」她說：「以後不關我的事啦！」

「你——」

「下午再告訴你情形，現在你吃點東西，再替幾個病人把脈。」

「不，我替病人把完脈，才吃。」石湖說，把一個中年女病人叫到診桌邊。

銀妹說聲下午在碼頭見，便走出藥材店。這個姑娘臉上漾着愉悅的微笑。她認爲自己，已眞眞正正採摘到坐在醫桌邊的男人一顆心！一實以來她就認爲——如果得到石湖的愛，那是人生最大的快樂！

迎面碰見知了和石河肩並肩走來，她笑說：

「你們一雙，去什麼地方？」

「帶知了去校園，她說她樂意替學校摘楊桃，並挑到碼頭，交街渡運去香港了。」石河說。

留住海鷗 海辛

愛滋狂人

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田長歌

十六回：俠之大者

大俠余顯南 嶋林樹樂文 古秋草繪

余顯南站脚環顧全場，覺得勝負繫於一霎時之間，再拖延下去，說不定義軍阻擱不住金兵援軍，則此役誰勝誰負就很難逆料了！

他心念電閃，見旁邊有一騎金兵，突然標前，那騎兵一槍向他分心刺去！余顯南左手一翻，五指便緊緊地抓住槍杆，使勁用力一拉，金兵帶馬都被拉開兩尺，他內力藉槍杆傳送過去！可憐那金兵，如何抵擋得住其雄渾之內力？登時口吐鮮血，跌下馬去！

余顯南飛身躍上馬鞍，雙脚一挾，向敵中軍衝殺過去。駱蹄金恐他有失，連忙和那三個男士也搶了馬匹，尾隨他殺進去。

樓師達亦假扮小兵，他一時倉殺金兵，忘了此刻之最重要任務，此刻見到駱蹄金等飛騎過去，方醒然一驚，高喊一聲：「弟兄們，金狗殺了咱們許多兄弟父老，今日咱們不殺盡金狗，誓不返鄉！有種的弟兄都跟俺殺過去！」

他自己亦搶了一匹馬，一杆長槍，一路衝殺進去，長挑短打，被他漸漸殺開一路血路。

經過一段時間之斷殺，雙方傷亡漸大，義軍們一開始鬥志如虹，但遇到金兵頑强抵擋，又未經過此種整腸大戰，有的開始產生怯怯，不過再經一段浴血苦戰，已殺紅了眼，又將生死置之度外了！

一時之間，喊殺之聲震野，血流成河，馬嘶聲及槍叫聲，此起彼落，但這些聲音雖大，都進不了義軍的耳朵，他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，殺死敵人！

完顏舟在中軍看得清楚，知道左邊之敵人實力似較强，連忙着人吹起號角，指揮軍隊改向右面突破！

再一陣號角聲起，金兵又逐漸鎮靜下來，完顏舟連忙再指揮佈陣，騎兵在步兵後面，居高臨下發射長箭！

一陣箭雨過去，前面之義軍倒下了一片，義軍陣脚登時亂了。

（四〇八）

雙面人（四）

城市之光 匡成

安排她工作時，沈仕良說是朋友的女兒。不過，來工作後，不能一次的進入沈家，看親沈太。

沈仕良雖然如此夠問幼文，但幼文當然會說：「伯父想有個趣女服侍伯娘，也是好事。」

沈仕良發柬請親友到來觀看上契儀式，儀式在家中舉行。

沈太成爲植物人了，按回家中居住，將原來的主人房畧爲更改，大床睡的是沈仕良，並設醫院式的活動床，供沈太睡，此床可以起坐。

有大小二便設備。

請來了一個菲傭看護，專門照顧沈太。房內設尼龍床，沈仕良未返菲傭睡在尼龍床，沈仕良在家，菲傭取回尼龍床，睡到工人房去。

家中另一個菲傭，照顧夫婦二人飲食及清潔。

沈仕良雖與病人同房，但分床而睡，但房間因爲兩人打理，保持清潔，而且空氣也清新，親友們無不讚賞沈仕良的夫妻情重。

一年過去了，沈仕良的標準丈夫，爲親友們所稱道，因爲來探望沈太的，都知道他們如此安排。

一年半後的一天，沈仕良首先對幼文道：「雖然我視你如子，而你又未結婚，我很想有個女兒，親近你伯娘。因此，我想公開情商，立倩兒爲誼女，不知你認爲怎樣？」

張倩兒是最近投入公司的女職員，那是沈仕良安排她入來工作的，年僅十八歲，所謂乳臭未乾的女孩子。

沈仕良說：「倩兒是朋友的女兒，不過，來工作後，不能一次的進入沈家，看親沈太。」

沈仕良雖然如此夠問幼文，但幼文當然會說：「伯父想有個趣女服侍伯娘，也是好事。」

沈仕良發柬請親友到來觀看上契儀式，儀式在家中舉行。

十九：已經不成爲秘密

黃道光也爬起身來，拿出那封信，交到老妻手上，說道：「阿玲，你看這封信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龍妙玲說：「哦，他說的那個所謂秘密，我一早就已經知道了，根本就不算什麼秘密，可以不用理會啦！」

是呀，這封勒索信的目的，就是以黃道光在外面有情婦與兒子的秘密作威脅，目的是利用黃道光不算什麼秘密，而且空氣也清新，親友們無不讚賞沈仕良的夫妻情重。

「阿珍，你又怎會拍到這些照片的呀？」

「這都是私家偵探的功勞，否則，我又怎會拍到這些照片呀。雖然我們年輕時候都喜歡拍照片，但我已經幾十年沒有動手拿過照相機了，當然不是我親自拍的啦！」

黃道光聽了，無言以對，好久才吶吶地說：「當你知道了我在外面有個女人之後，難道你不惱恨我的嗎？」

「初時我的確很惱恨，後來我回心一想，我沒有替你生下一男半女，也難怪你會找第二個女人，後來又想知道你究竟會怎樣對我，但發現你對我始終沒變心，我就原諒你了！」

五〇：佈置美命美奐

巴耶夫的家頗大：一個小客廳，他用以著書立說的書房面積也不小，是在穿過這客廳的前面，書房的隔壁是他的臥室，對面是寶貝女兒娜塔莎的閨房了。

所有房間及客廳的佈置，是典雅得很的俄羅斯民族形式——懷念「國嘛，自然依照貴國民族的特式來佈置了。

娜塔莎牽着王家山的手，穿過客廳便到了她的房間，然後推門進去。

「這是我的小天地了，」她指指房間，「進去坐一會，休息一下也無妨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眞優美！」王家山環視四周讚嘆着說，「佈置得美命美奐，什麼用具都有！」

「別亂扣高帽子，」她嘴裡雖這樣說，心中其實甜滋滋的，「我也不懂得佈置，簡單一點算了，一個人住嘛。」

一張舒適的彈簧床，在當時的社會是高級的奢侈品了，只有當官的家庭才有資格擁有。床的旁邊是個小型的梳妝枱，不是「貴族」的女兒休想買到。

對面是書桌，書桌前有張古典式椅子，據說是意大利進口貨，十分罕有。書桌右側置了落柏燈，左側是台小型電風扇，十二吋吧；燈與電風扇的中間，是柏莫斯科出品的收音機。這些傢具和電器，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。

情族異 丹青

美三鳥故其驗 哩事及經 哩事及經 哩事及經